

锦瑟华年谁与共

◎李季

范迁的长篇小说《锦瑟》描写了一个书生跌宕的一生，用具体人物的命运起伏与真实细腻的日常展现，勾勒出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脉络。小说以李商隐的七律《锦瑟》为轴，叙述了大时代里一个文弱书生的心路历程，勾勒出主人公在世事中随波逐流、沉浮一生的命运，并以此切入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

他是上海著名学府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因为资助他读书的堂伯父破产，而走在饥寒交迫的边缘。困顿之中，他甚至狼狈到了居然要被迫接受下女阿香接济的地步。幸亏他得到了出身高贵的女同学艾茉莉的青睐，成为了艾茉莉表兄汤姆的座上宾，暂时缓解了生存的窘境。糟糕的是，他阴差阳错地爱上了汤姆的妻子钰儿，终至被汤姆逐出。走投无路之际，革命者褚近山为他提供了一个改变尴尬处境的契机，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知识分子，就此被卷入社会政治的激流之中，成为了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依常理推断，在如此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能够参加革命队伍，站在即将成为历史胜利者的一边，他的未来理应飞黄腾达才对，但实际情形恰恰相反。首先，他对革命中的暴力和血腥接受不了。其次，他陷入了高干之妻悍姐的感情漩涡中，虽及时抽身，政治前途却大受影响。1949年后，他再次回到上海，以征收房产的干部身份出现在汤姆和钰儿夫妇的面前，与故人再度重逢。汤姆遭下人诬陷被打成“反革命”，终不堪凌辱撒手人寰，他与钰儿再续旧情结为夫妻。看似完美的结果，却危机四伏。他这样一个国家干部与钰儿

这样的资本家和“反革命”遗孀结合，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由副科长降为科员，工资减掉半级，进而被划成右派打入政治另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自已所期望的辉煌人生的反面。贫贱夫妻百事哀，钰儿最终在生活的重大压力下，英年早逝，他的精气神，就此散去，此后的他，不过是一具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而已。对于一个不懂逢迎社会、一味坚持自我却处处丧失自我的人而言，他其实早已完成了悲剧的一生。全书最后引用穆旦的诗句，来凭吊如同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亡魂：“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比较意味的是，《锦瑟》的出场人物皆有名字，唯独男主角没有具体的命名，从始至终都被称为“他”。其中的象征性和代指性，显而易见。这种有意模糊人物具体姓名的命名方式，其一是为了凸显男主角的抽象性特征，使“他”成为置身于大历史转折时期身不由己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种普泛的代表性人物。其二，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身为知识分子的男主角“他”的具体姓名的缺失，明显象征着在政治强势的大历史转折时期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被剥夺。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与社会政治之间既疏离对抗，却又不能不依附于其上，最终身不由己，被时代裹挟而去，连名字也不会留下。

“锦瑟”一词与诗人李商隐紧密相关，李商隐的《锦瑟》一般既会被认为是爱情诗，也会被指认为是悼亡诗，更会被指

认为是政治诗。范迁的《锦瑟》，实际上也可以从爱情、悼亡以及政治这三个不同的维度来进行理解。《锦瑟》真正的写作意图，是男主角“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与1949年前后那个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社会政治之间的种种纠葛。

书中的众多人物在自己的命运轨迹中相继凋零，完成了他们的人生，多有无奈和悲伤，不过作者并不悲观，他在后记中说：“不管在如何艰苦难挨的日子里，老百姓还是要

生活下去的，起居求学谋生饮食娱乐恋爱结婚生育子女，以及面对疾病、衰老和死亡。这是人生五彩斑斓的底色，大画面中的小笔触，是任何年代都脱不开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濡以沫，温馨和真情、付出与坚忍，正是有了这些基本的人性，再艰难的岁月也可支撑下去，再坎坷的经历也可称之为‘华年’。”



山水画卷。文静

一纸笔墨寄相思

◎彭忠富

以诗为魂谱天下华章，以书为骨写儿女情长。如今时过境迁，能够创作古诗词和书法的国人已经凤毛麟角。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因为书写工具发生变化加之电脑操作的普及，大家能把自已姓名写好已经不错了。至于古典诗词，由于平仄和格律的诸多限制，大家更是望洋兴叹。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把经典诗词找出来诵读诵读，提升一下自己的古典文学修养。

不过在内心深处，其实我们都是愿意把字写好的，毕竟一手好字就是一个人的脸面。现在我们当然没办法花费大量时间来用毛笔练字，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把硬笔写好吧！其实，要想写好硬笔字并不难，关键我们要掌握写字的技巧。譬如书写楷书时，要求一笔一画，且有规定的笔画顺序。而在练习行楷时，常常会将笔画连带，改变楷书的笔画顺序，使得书写更加快捷，字势更趋于草意变化。

书法家田英章认为行楷的技巧有虚连法、实连法、简省连接等七个技巧，以“简省连接”为例，行楷笔画的简省

可以达到书写简便、快捷，字形生动多变的的目的。简省笔画应以字形结构易认、易写为前提，不能任意简省。如果我们按照田英章介绍的技巧如法炮制，假以时日，必能掌握行楷技巧，写出一手漂亮的硬笔行楷来。田英章出生于书法世家，祖父田居士杰长于欧书小楷；父亲田荫亭楷、行、草书俱佳，尤以行书为最。田英章初学欧体书法，后以欧体书法为基准，参考和借鉴了柳体、赵体，从而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书法审美风格。国内喜欢书法的人士很多，大多数人能够掌握某一种书体的神韵，已经很不错了。像田英章这样，学古而不泥古，走出自己的书法道路，那就少之又少了。

田英章至今出版书法字帖、教材、录像带、光盘七十余种，他最新出版的《幻彩墨金：唯美古典诗词》古风彩墨书套装包括诗词精美字帖、自填式日历手账和实用练字教程《楷书速成》三部分，随书附赠钢笔和彩墨，让你在诗词中邂逅书写的完美时光，遇见另一个卓越的自己。既然是字帖，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楷书速成》这本小册子了，本书包括三十章，理论与实践结合，介绍了楷书的书写技巧。譬如三角形和梯形的字，三角形的字或呈上宽下尖之势，或呈上尖下宽之势，要注意重心平稳。正梯形的字上横短，下横长，且两横面对称于中心线左右对称，书写时要注意上下对正。斜梯形的字一般左侧为竖画，右侧为斜钩或斜捺，书写时应左收右放。

在练字之余，相信字帖中的古诗词也能给我们不少助益。这些古诗词分为纳兰词、诗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唐五代诗词、宋词和元明清诗词曲六部分。看来田英章对于纳兰容若情有独钟，纳兰词以真取胜，写景逼真传神，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譬如这阙《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这是一阙悼亡词，词中道出了今日的酸苦。其中有怀念，有追悔，有悲哀，有惆怅，蕴藏了复杂的感情。可惜纳兰容若三十岁就去世了。

浮躁尘世里寻找心灵的安宁

读刘心武《一切都还来得及》

◎张光芒

刘心武经历过战争的离乱，经历过成名后与观念不合之人的隔阂，他走进过别人的内心，也走到世界反观渺小的自己。理智与情感交织，内心感受与世界视野结合，熔铸了经世致用的内核。“如果把

这些感悟归结到长久以前的记忆中去，那么，烦恼也将化为时间长河里的虚无。”刘心武自省的意识在逐步觉醒，这也同中国文化、社会的全面苏醒相契合。“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刘心武开始自问。书中的《春冰》《村中又闻铃铛香》等篇章，开始触碰人们心底深层的东西。这些文字，如案头的茗茶一杯，可细品其香，慢饮其味。

刘心武心中，人的成长离不开失败和挫折，离不开逆境的侵袭。在他看来，人生逆境的出现，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自我的弱点、缺点、失误作为内因，而外界环境通过内因提供的缝隙与机会，才导致人生逆境的出现。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总想着“自己如何无辜，如何不幸，如何罪不应得，如何命运不济”，也才会让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来面对。但意识到这一点，也不要太夸张，因而失去了自尊与自信，那样会使自己“陷于自哀自怨，甚而自虐自辱、自暴自弃”。罗曼罗兰说：“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刘心武常说，人生苦短，得一“谈伴”甚难。但人生的苦寻中，觉得“谈伴”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他眼中的最佳“谈伴”王小波，憨厚、睿智、顺眼。就交谈的实质而言，他与王小波多半是在陈述并不共同的想法。但他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兴趣盎然。他们并没有多少争论。王小波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却很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会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份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这种谈论，纵使到头来未必得到启发，也还是会因为心灵的良性碰撞而欣喜。

刘心武微笑着看待生活，于是，生活也对他呈现出一个微笑。他在《生活赐予的白丁香》里写道：“妻公然对我和儿子总结说：‘这几年里过春节，我最快乐的一天，就是去年初三那天，那天我让你们去姑妈家拜年，自己一个人留在了家中……我紧关房门……就那么优哉游哉地一个人呆着……最后我想，你们都走了，多好呀！一个人也不来，多好呀！一个人这么呆一阵，多好呀！’”由此，刘心武生出感慨：“默然独处，也是一种人生享受。人在社会热闹场中感到满足或疲惫了，便渴望有享受独处之乐的时空。人又不能总是独处，独处之乐达于充盈后，人便又愿投向社会。”

刘心武是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喜欢在文字里通过各种方式阐述道理。他散文的耐读之处也正在这里。他散文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当我们沉浸在故事和语言的诱惑之中时，他会话锋一转，一语道破天机。如《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主要回忆母亲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她日记中的体现，革命前是带着诗意和生活乐趣的，而经过文化层面的折磨，日记里只有平淡的生活记事。到最后，他却说：“倘若大人物的宗旨，只是着力于把亿万小人物都改造成跟他划等号的存在，遇到阻力，推行不顺，便大发雷霆，大施惩罚，那，大规模的社会悲剧，势必发生。”读来让人深思不已。



在当代文坛，刘心武是令人尊敬的作家。他以《班主任》闻名于世，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在最新散文集《一切都还来得及》(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9月第1版)中，刘心武忆往事、聊友谊、谈生活、话人生，诠释生命里不可言状的忧思和浪漫，告诉世人，不要慌，一切都还来得及。

扫一扫更精彩



康巴传媒



甘孜发布